

金善卿走私来的军火被政府查到了

1



龙一 编著
江苏文艺出版社友情推荐

[内容简介]

这是个复式结构的故事,主人公是孙中山派到天津的“地下工作者”,他的任务是联络并团结那些自发的,贫富贵贱各不相同,且与同盟会毫无瓜葛的十几个革命团体。这是一个群雄逐鹿的时代,出场的是一群五花八门的革命者,追求的是大到虚幻小到一顿饱饭的革命目标,但他们相信自己对中国负有责任,相信自己能推动历史,可以通过斗争改变生活——他们是变革的信徒。于是,在一个纨绔子弟的撮合之下,北方革命党人押上了自己的生命和前途,上演了一连串悲壮的喜剧。

历史风云

1950年,天津市镇反办公室对金善卿进行了为期半年的集中审查,金善卿坚持自称他是本市早期的民主主义革命家,在辛亥革命中建立过不朽的功勋,舍生忘死,业绩卓著。但镇反办公室领导的看法却不同,认为此人经历复杂,非同一般,他在辛亥革命中的立场有颇多可疑之处,尤其是他与急进党遭到遣散有关系,同时,老牌英国特务桑德森同他的交往异常密切,而他与日本特务上角利一(劫持宣统皇帝到满洲国登基的行动执行者)之间也同样有不可告人的联系……

金家少爷当上了革命党人

过了法国桥向西南一转,便是俄租界。多少年之后,金善卿才明白这次出行对他的意义有多重大,给他惹来多大的麻烦,而这又是多么的无可奈何,以至于耽误了他重振家业,使他老来受苦。

要细说此事,还得从壬子年春节前讲起,当时他也是坐着洋车从南向北跑过了法国桥,在车站上火车,直奔塘沽码头。

那天,金善卿并没有直接走进港务局,同往常一样,他总是加倍小心。从德国寄来的货单,上面预计轮船到港的日子是1912年2月11日,也就是辛亥年腊月廿五。日子没错,有错的是他要接的货。虽说武昌暴动之后,南京临时革命政府正在与袁世凯谈判,但给北方革命党私运2000支克虏伯厂的后膛七响马枪,外加10万发子弹,依旧是杀头的罪过。尽管如今21省独立了14省,可眼下天津卫毕竟还是大清帝国的天下,是隆裕太后老佛爷当家。

他前后左右、迅速而又仔细地看了个遍,没有暗探,没有埋伏的兵丁,连条咬人的狗也没有,一切如常。小心无大错,替革命党工作,首要的一点就是要保住性命。

塘沽的港务局是座三层小楼,洋式的。戴着红缨帽的门役给金善卿请了个安,拉开花玻璃门。每天进出这座衙门的人多,门役未必认得他,这个安是冲着他身上的梭龙皮袍子来的。每到类似的衙门口办事,他总是打扮得格外光鲜,下人们只认衣服、车马,不认人。

金善卿今年25岁,身材比一般的大清国人略高一些。他在京师大学毕业,德国话、英国话说得也好,讲得老毛子一愣一愣的。到日本留学时,又一边学日本话,一边逛有名的温泉旅馆,顺便还结交上了革命党。革命党里面多是酒量大、言语有味道的青年,终日在一起厮混,让他全无思家之念,直到来了封书信,一来是报丧,父亲病逝,二来告诉他,发了一百多年财的大金家破产了,除了返程的路费,再不会有钱寄来。也罢,他当即与相好的艺妓洒泪而别,带着革命党人写的介绍信,同时领受了革命党的任务,回家来了。

他这个人一生下来便享福,受不得苦。革命党人最会体贴这种事,所以,给他的工作是天津德商恒昌洋行华账房的二掌柜,颇合他的心意。做生意捞钱,是他们家传的本事,革命党要是成了事,说不定他还能把家业恢复起来。

有时他也问自己:你是个革命党人么?应该算是,尽管未曾正式办手续;但也并不全是,因为,他心里的那点想头,虽然

与革命党的理想在大方向上是一致的,但细微处却有着明显的差别。

金善卿拿不准自己该干什么

船务司里办公的是清一色的官,最不济也是个金顶子,补不上实缺,在这里混也算是饭辙,况且出息不错,养家、租房,外带弄个小妾什么的都够了。虽说大清国的臣民恨洋毛子恨得牙根痒痒,但干上这种洋事由,比个实缺的知县不少弄钱。

金善卿进门给各位官员请了个总安,动作边式、利落,撩袍、抖袖、趋步、倾身,每个动作都那么洒脱、漂亮,没有一丝的刻意做作,仿佛是在娘肚子里就在练这手活。屋内看见他的人都拱了拱手,算是还了半礼。他们不是对他金善卿客气,是对他的交际手段和他花在他们身上的银子客气。对这些人,金善卿只报了个假姓,说是姓赵,叫什么没人在意,随口都叫他小赵,即使在觥筹交错、酒醉脚软的时候,也没人费心地打听他叫什么、籍贯郡望,开着哪家买卖字号,只是很默契地将他归入私贩一类。之所以没把他当成鸦片贩子,一来他的货物都是从西洋直接发来的,西洋不产鸦片;二来他身上没有鸦片贩子的匪气。

“今儿个有你的货?哪条船?”讲话的老葛是这里的头儿,戴着个水晶顶子,是船务司的委员,正五品的候补知府,也是个好吃的主,每次金善卿请客都少不了他。他吹着纸媒,就着白铜的水烟袋咕噜了一阵,神秘地凑到金善卿耳边说:“今天有艘丹麦船给扣在码头了,说是有违禁物品,这里面没

你的事吧?”

“绝对没有。”金善卿除了本地话之外,还会讲官话、山东话和一口流利的京片子,在官场上,他的官话圆润悦耳,引人入胜,但总带点京油子的味道。“怎么会呢?大人您知道我,我压根儿就不动违禁品,好模样儿的跟王法过不去,有病不是?”

“咱们兄弟有交情,我才透这个消息给你。”老葛的眼神里半信半疑,“津海关的洋人来了,就是那个最难缠的‘桑砍头’;直隶总督府派下来查案的委员也来了,正跟局里的总办商量办法,捉拿货主。你可别误打误撞,撞到网里,到时我可救不了你,杀头的罪过呀!”

“多谢关照。”金善卿心如明镜,倘若老葛知道他私运军火,便会第一个去告发他。这才叫官,邀功请赏、升官发财是他的本分,这里面没有半点错处,有错的是那些以为当官的人讲义气、有良心的傻瓜。不过也有好消息,外号“桑砍头”的桑德森,跟他有点交情,事情也许会有转机。

“改天在下请各位进城逛逛。”金善卿作了个罗圈揖,退了出来,心里盘算的是撒开腿就逃,还是留下来四处打听打听。老葛猜得没有错,他今天来接的就是那艘丹麦船,被查获的违禁品十有八九就是他替天津铁血团弄来的那批军火。他干这类活已经有些经验了,支持北方革命党是同盟会的良好意愿,替他们弄军火是他的一部分工作,他虽说从未失手,但中间出点岔子也是常有的事,并不可怕。只是,这一回有些个难办了,津海关的洋人里面多是英国领事馆的探子,他们插

手在这件事里,麻烦就多了。

不能就此退缩,这批货更不能撒手不管。敢于冒险的人,才能得到最大的奖赏,这是金善卿的信条之一。当然,不顾危险而冒进的人是真正的傻瓜,这也是他的信条。他是个灵活多变的人,厌恶规矩,热爱“手段”。

于是,他像逛大街一般,甩着袖头儿,潇潇洒洒地走上码头,要亲眼证实一下他那批被查获的军火。那艘挂丹麦旗的火轮船已经停靠在码头上,十几个搬运工从船上扛下来大大小小的木箱,装上一辆俗称“地牛子”的四轮人力货车,几名持枪的清兵在周围警戒,一小群洋人在一旁吸烟,里面没有他认识的桑德森,另有几个翎顶辉煌的大清官员瑟缩在一边。不用问,金善卿一打眼,就知道这正是他来接的那批货,边上的就是津海关专管缉私的超等总巡与直隶总督府的官员。一旦洋人出马,大清的官员便成了碎催。金善卿最见不得这种奴才相,许是他在学校时跟洋教员打的交道多了,礼尚往来,而且一无所求,所以他既不恨洋人,也不怕他们。他们也一样是猴子变的,按他们自己的话说。

麻烦喽,金善卿莫名地一笑。在金钱上,这件事对他并没有多大打击,搞走他的人,丢了货是常有的事,前几趟的利润,足可以抵消这一次的损失,没什么可怕的,过几天再干一票就是了。但他担心的是,这批军火的买主是当地的铁血团,那帮少爷革命党不会就此放手。

立马拔腿逃跑倒是脱了险了,但在铁血团和同盟会面前却显不出咱爷们的本事。金善卿有些拿不准自己该干什么。

顾忱得知老夫子那块地的竞争对手竟然是笃寅地产

5



韦帕 著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友情推荐

[内容简介]

距北京六百公里处,有一宝地,土地价值2.5亿,利润近三亿。项目吸引了众多北京房地产商的目光,其中最贪婪的一道目光,来自顾忱。但顾忱总资产不过千万!想拿项目,无异于“空手套白狼”!于是乎,形形色色人等纷纷亮相,人人有目标,个个不满足,好一道饕餮大餐,直搅得天翻地覆人仰马翻……

[上期回顾]

顾忱来到安阳市调查,对白崇洗选中的地也非常满意,但是他一下没有那么多钱投资,无意中,他发现在一条河旁边有块地荒着,贾晓阳副市长告诉他这块地已经有人买下来了,是一个被他们称为老夫子的人买的,但买了4年都没有开发。这个老夫子的背景似乎很大。

商战小说

另一家公司快要和老夫子签约

顾忱等候在安阳市房地产开发总公司那栋略显陈旧的五层办公楼前,大门前一幅幅横幅引起顾忱的兴趣,“预祝安阳市房地产开发总公司职工代表大会圆满成功”。典型的国企作风。大门后闪出一个鲜艳的身影,倪枫穿着件鹅黄色的短款风衣,对一个正进门的人微笑招呼,顾忱摁了声喇叭,倪枫看到车里的顾忱,笑容点亮阴浓的雨霾,跑过来钻进车里。

车里顿时充满倪枫的笑声,“我还以为你开那辆宝马呢,到处去找……”

顾忱微笑着看她,倪枫的头发上布着一层细细雨珠,在雨珠映衬下肤色特别白净。“找个地方坐一下好不好?”

“好。泔水路上有个咖啡馆。”

“是欧雅吗?”

“对呀!你怎么知道?”倪枫眼睛瞪得大大的。

顾忱笑了一下,没说话,那个咖啡馆,就在泔水桥头边上,正好斜对着那块地。

两人上到咖啡馆二层靠窗处,坐在这里,正好能够看清地块全景,围墙里草好像又比前几天高了些,春天,正在快速生长着。

顺着顾忱目光看过去,倪枫想说什么,却又咽了下去。顾忱问:“你中途离开工作岗位领导不会找你吗?”

“我们这样的国企……”倪枫笑,“编制有三百多正式员工,但整个大楼里很少超过三十个人。坐在办公桌前也是看小说聊天,领导?领导也一样。”

“效益不好,公司算上退休人员有六百多人,又面临改制,人心惶惶,谁还有心思上班?”

顾忱道:“退休人员和在职工人一样多,企业能效益好才怪!我看到你们的职代会,就是因为改制而召开的吗?”

倪枫点点头,眼珠一转,笑着说:“顾总,像你这样的大人物找我这样一个小秘书,一定有重要的事。如果我猜得没错,应该是想探听公司的内幕……”

真是一个聪明的女孩。顾忱心里暗叹,却说:“为什么这样猜?”

“很简单,你去公司的项目踩盘,又对改制这么关心,总不能只是为了请我喝咖啡吧?”

顾忱笑,“的确想找你咨询些事情,方便吗?”

“那……”倪枫笑,“要看什么事情。要看谁咨询。”

顾忱不想再绕圈子,说道:“对面那块地你们是怎么拿到的?”

“你原来是对它感兴趣?不过……好像已经没机会了……”

顾忱大吃一惊,问为什么。倪枫缓缓说:“因为有人……比你先到。”

“谁?”

“也是北京的一家地产商,听说实力挺强。不过跟他们接触的是老总本人,具体情况嘛,我这个小秘书自然不太清楚。”

北京地产商?顾忱着实有些意外,又问:“他们进来多久了?”

“好像是从去年就来过,到现在来过不下十次了,每次都是在老总办公室,我除了端茶倒水时能听到他们谈到这块地,更多的,连我们主任也不会太清楚。”

会了?”

“因为……他们好像已经谈到签约了,大概就是职代会后。”

“职代会什么时候召开?”

“明天上午……”

顾忱顿时无言,怔怔地望着沐浴在细雨中的地块,大脑飞快旋转。倪枫也呆呆地看着他,忽然说:“他们最后一次来,是上个星期四。”

“星期四,你记得这么清楚?”

“因为那天正好是我认识你……”倪枫脸突然红了,忙低头喝了口咖啡,顾忱没留意她的神态,只是认真地盯着她等待她继续讲下去。倪枫忽然瞪了顾忱一眼,说:“你这人真讨厌!”

“什么?”顾忱一怔。才发觉对面的倪枫脸已经很红。倪枫羞涩地说:“哪儿有你这样狠狠盯着人家女孩看的?”

顾忱这才发觉自己的失礼,忙抱歉一笑。

竞争对手是笃寅地产

手机又响,是倪枫的短信:“睡了吗?”

这丫头又有什么事?倪枫的笑容在顾忱眼前闪了一下,顾忱回过去,“没睡。”

倪枫电话马上打过来,“顾总,这次人家去北京,你把人家一个人扔宾馆里就只顾着陪熊总去了,人家是女孩,也太没面子了……”倪枫的娇声在黑夜里隔着无线信号幽幽地飘着,顾忱好像已经看见她可怜楚楚的表情。

“我下次一定好好请你玩好吗?”顾忱赶紧道歉。

“下次说不定你用了完人家,就不再理人家了……”

“不会,我保证。”

“真的?”

“绝对真的。”

“好,那我就再告诉你一个消息,今天,我们进城已经天黑,有人请熊总喝酒,他把我送到家,但我一直惦记着您的事,于是又去找了我们的办公室主任一趟……那家北京地产商每次来,都是他帮着订房订餐,所以,我想,他应该知道更多。”

顾忱心一紧,认真听倪枫继续说。“主任问我问他们的名字干什么,我就说,我有个同学也在北京一家房地产公司里打工,于是我想问问,看是不是一家。主任笑着说孩子气,也没想到我会跟这事有什么关系,于是告诉我那家的名字叫‘笃寅地产’……”

“什么?”顾忱倒吸一口凉气。

“听说,他们也是一家有实力的房地产公司。”

“是。”顾忱苦笑,笃寅地产集团岂止有实力,简直是太有实力了,由于笃寅地产采用的是多品牌战略,麾下有多多个房地产品牌,项目虽然遍布大江南北,但每个项目都由以项目命名的项目公司操盘,所以圈外人一般对它了解并不多。但在顾忱这等圈内人看来,笃寅地产绝对非同一般。打个比方,普通地产商要在土地竞拍市场上看到笃寅地产的影子,第一反应就是像见到了鬼,第二个反应,就是赶紧收拾行头闪人,因为你一不闪,它自然也会把你收拾出局!

再打个比方,白石集团这样的公司够牛了吧,但跟笃寅集团较劲的几十次竞拍地,还很少有胜绩。

倪枫后面的话顾忱一句也没听见,直到倪枫说顾总你有事吗,那妮娃了……时才反应过来,说:“我有事,先不说了。”

见鬼!顾忱冲天花板骂了一句,搅和其中的竟会是笃寅!要让它出局,简直是鸡蛋自己往石

头上撞,鸡蛋,就是顾忱自己!

这一夜顾忱彻底失眠。

第二天一亮顾忱就从床上跳起来,想了一夜,不行,是死是活,好歹项目进行到这一步,总得去拼一把才能释怀。顾忱决心动身,立即去安拜!

走到一半时,贾晓阳电话响了,说卫市长今晚有时间,由他出面约老夫子出来和顾忱见面,让顾忱赶紧过去。顾忱说我已在路上。贾晓阳说好,我下午有个会无法陪你,我已经给你订好房间,你到了后自己去安拜大酒店前台取房卡,然后等我电话。

顾忱明白自己已无退路,只得硬着头皮向前冲。

刚挂断贾晓阳电话,熊能又打来,“顾总啊,我上午去打听过了,跟老夫子合作这家叫笃寅地产集团,应该就是北京那家赫赫有名的笃寅,我担心,老夫子这次信心十足,可能就是因为他背后仗着他们。”熊能好像已经有几分怯场的退意。

顾忱急忙鼓励他道:“熊总,没事,白石集团的实力也差不到哪儿去,我今天晚上约好和卫市长一起吃饭,咱们上下里外一起努力,笃寅不过是一只纸老虎,有啥可怕?”

熊能问明晚上是和老夫子见面,马上说那下午我就找人递封举报信到卫市长桌上,咱们里外夹击,共同努力。

安慰熊能,顾忱心里却更没了底,支撑自己不断前进的,不过是自己心底的一个梦想。高速公路上方阳光明媚,笔直的公路上反射着刺眼的阳光,有些晃眼,预示着一个无法看清的绚烂所在。顾忱感觉自己已经是一个正在以每小时一百六十公里速度撞向巨石的鸡蛋,梦想,会在接触的瞬间迸裂吗?